

弘明集



弘明集卷第十二

梁釋僧祐撰

余所撰弘明竝集護法之論然爰錄書表者蓋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縻漢魏以來歷經英聖皆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庾君專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相永沈遠上弗論則僧事頓盡望古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況棄俗從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類出於季運也至於恒標辭畧遠公距玄雖全已非竒然亦足敦厲法要

日燭旣寤俗之談卽仙三檄亦摧魔之說故兼載焉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興寧二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  
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  
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  
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  
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  
爲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况  
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  
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

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闐風而不  
廻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  
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  
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  
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  
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無生大塊旣唱萬  
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  
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  
鉢東遷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  
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

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  
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  
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廻  
曜一躡七寶之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  
栴檀於江澹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  
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  
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度闡樂賢堂頌序亦云肅祖明皇帝

雅好佛道  
手摹靈像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譙王尚之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寒心然

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述  
三世顯叙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  
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援接曾無一言示其津涇且鈞  
而不綱弋不射宿博碩肥膾上帝是享以此觀之蓋  
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摧而陳使劃然有證祛其惑焉

荅譙王論孔釋書

張新安

仰復淵旨匪邇伊教俯惟未造鞠躬汎對竊以爲遂  
通資感涉悟藉緣誠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  
乎撞鐘啓發俟於排憤夫妙學窮理乃聖乃神光景  
燭八維頰仰觀九有然而運值百齡宵均萬劫者豈

非嘉緣未構故業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軌斯文莫  
載靡得明徵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婉而成潛徙  
冥遠之生導三世之源積善啓報應之轍網宿昭仁  
菟苗一作畋弘信旣以漸漬習成吝滯日祛然後道暢  
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齟熒人斯草偃寔知  
放華猶昏文宣未旭非旨睽以異逋諒理均而俱躋  
者附會玄遠孰夷冒言謬犯不韙輕率狂簡

與沙門論踞食書

鄭道子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即心爲教因事成用未有反  
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乖事高世表至



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申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  
講肄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克  
而形肅于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十拜事  
非偏坐所預而以踞食爲心用遺儀爲斂麤事理相  
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爲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  
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踈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  
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  
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啓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爲教  
章甫不適越之義邪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  
於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

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制其三服行其禮  
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  
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爲永年之  
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衆而復禮爲本今禪念化心  
而守跡不變在理旣未於用又麤苟所未達敢不布  
懷鄭君頓首

與王司徒諸公論沙門倨食書 宋范泰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  
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  
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

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  
不尋制作之意唯此雷同爲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  
無虛於受人有同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蹄  
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  
玄宗自敷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  
不夷俟據之食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  
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絕氊裘之律  
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  
付折衷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此已  
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齋堂對聖像

堂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云異自矜之情寧可  
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  
其旨是以投錫乘車義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  
方其坐豈非存大畧小理不兼舉故邪方坐無時而  
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爲難嘗變取同爲易且主  
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不見酬是以敬  
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惠咳噎之餘以蔽怯弱之情

荅范伯倫諸檀越書

宋釋慧義等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  
正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爲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

是此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  
閉開則行之無疑閉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  
手觸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視其死  
亡無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  
以如來爲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來立戒是  
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意專輒改作俗儒  
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  
杜絕好新樂異之客而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  
范檀越欲令此衆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  
爲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洎自有衆

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衆既無經律爲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爲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牀上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秘法自非國王不得預聞今諸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貧道不得不推其輕重畧舉數條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臯佛法通塞繼諸檀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臯幸願三思令幽顯無恨

重荅法師慧義等書

范泰

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強氣猛弗之尋耳戒以防非  
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  
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畧手食之戒無用匙  
飭之文何重偏坐而輕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  
許親溺可援是爲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  
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爲全得師  
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爲疑明慎所見苟了  
何得顧衆而動企之爲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  
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踞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

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和子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

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泰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譬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踞外國食多用手戒無匙筯



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爲不慙同自爲矛  
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代其是  
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决不可作  
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俗

論沙門踞食表

二首

范泰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  
但恨起予非管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  
聞餘論髣髴玄宗往者侍坐過蒙眷誘意猥詞訥不  
能有所運通此之爲恨畢世無已臣近難慧義踞食  
蓋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餐下風已達天

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  
同言論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  
意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  
誠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彌繁用捨有  
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匠之善  
誘道無長壹各信所見尠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  
之間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恥之況於異臣者乎司  
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爲非今之令望信道未  
篤意無前定以兩順爲美不斷爲大俟此而制河可  
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

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  
下觀而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暘文軌將就大同  
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伐將尋斧柯故宜自邇  
及遠令無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  
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苦其節思而不改容有其  
旨羅什卓犖不羈不可測落髮而不偏踞如復可尋  
禪師初至詣闕求通欲以故牀入踞理不可開故不  
許其進後東安衆集果不偏食此卽先朝舊事臣所  
親見者也謹啓

又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讚如憶髣髴有許法  
駕旣遊臣輒仰刊碑上曰皇帝讚正此三字而已專  
輒之臯思臣所甘至於記福冥中未知攸濟若賜神  
筆數字臣死且不朽以之弘獎風尚有益而無損萬  
機脫有未暇聖旨自可笑噉之左史侍衛之臣寧無  
自效之心禪謀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冕旒  
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在心唯來世而已  
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度終無報於聖世已矣蓋  
首並結草之誠願陛下哀而弗責臣言詔知與慧義  
論踞食近亦粗聞率意不異來旨但不看佛經無經

制以所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慧觀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與諸道人更求其中邪祇洹碑讚乃不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獲相酬甚以爲恨

又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營穴偏見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默今敕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沿其樂革命隨時其義並大莊周以古今譬舟車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

直聞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爲家臣之區區一堂之  
同而況異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生義觀得蒙弘接  
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理上酬不敢以多自助取長  
於人慧觀荅臣都無理據唯褻臣以過言貶臣以于  
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辭臣弘亦謂爲然  
慧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絕恃此爲救難乎自免况復  
司契在上道辯知窮臣近難慧觀輒復上呈如左臣  
以愚鄙將智而耄豈惟言之不中深懼不覺其悞侍  
衛之臣實時之望旣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誨臣不  
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陛下錄其一往之

至不以知拙爲臯復敦冒昧干穢竊恃古典不加刑之耳

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有序

晉何充等

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永輔政謂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同門下承永旨爲駁尚書令何充及僕射褚昱諸葛恢尚書馮懷謝廣等奏沙門不應盡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昱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

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  
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  
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

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晉庾冰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辨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  
怪况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  
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邁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  
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  
矣旣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  
且今果有佛邪將無佛邪有佛邪其道固弘無佛邪



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  
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  
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且不顯後世猶  
殆殆之爲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茫昧依稀未分  
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  
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  
明得之於曾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  
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  
說之難辨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  
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

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充等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昱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聞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譽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

未有其比也夫詛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  
塵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況上俾皇極今一令其  
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俗生常必致  
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矇蔽豈敢以偏見疑  
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爲之制無虧  
王法而幽冥之格可無壅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  
察謹啓

重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庾冰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畧  
及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

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怪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畧其禮敬邪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采往往備其事修之家可以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兩行邪

重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充等

臣等雖誠暗蔽不通遠旨至於乾乾夙夜思循王度  
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  
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專然及爲其  
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  
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呪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  
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  
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  
不失臣等悽悽以爲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  
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  
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于時庾冰議  
寢竟不施敬

與八座論沙門敬事書

桓玄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  
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屈也庾意在尊  
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  
雖誕以茫浩推于視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處不異  
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  
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  
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  
敬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

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遣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旣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

荅桓玄論沙門敬事書

晉桓謙等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誨然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爲重而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爲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

所賢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  
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  
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亦不以涯檢視聽之外  
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  
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  
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答公難孔國張  
敞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  
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  
罪

與王中令難沙門應敬王事

桓玄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  
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在此  
理者遲聞德音

荅桓太尉

王謐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恐死罪  
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  
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  
庾二旨亦恨不悉以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厭心  
處真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  
言辨旣涉乎教故可畧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雖

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  
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矣是  
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賢不以人爲輕  
重也尋大法宣流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  
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  
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已不恨  
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  
理物在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  
已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  
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

眇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  
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謚惶恐死臯

難王中令

桓玄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爲體難曰沙  
門之敬豈皆畧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暨之  
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爲小異其制耳旣不能  
忘形於彼何爲忽儀於此且師之爲理以資悟爲德  
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賢不以人  
爲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

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  
竒使其畏服旣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本懼鬼神  
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邪道在則貴將異於雅  
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賢  
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  
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  
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畧無奉佛  
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

俗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準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荅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示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畧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邪爲是淺邪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荅桓太尉

晉王謐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畧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哉荅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爲主但津塗旣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體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旣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分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荅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者何良以

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禮妙豈麤迹之能酬  
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  
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爲大設靈奇示  
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  
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  
以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  
萬物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  
謀而自周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

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  
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  
道在爲貴哉荅曰重尋高論以爲君道運通理同三  
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  
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  
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畧無奉佛  
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  
俗不爲之檢耳荅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



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畫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邪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氏敬將無彌濃其助哉荅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荅云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畧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邪爲是淺邪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荅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難王中令

桓玄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旣入於有情之境

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  
於所稟厝感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  
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旣殊則義無  
降屈宗致旣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  
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  
邪宗致爲是何邪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  
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  
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末耳事與  
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  
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

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旣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

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是敬爲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邪

荅桓太尉

王謚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緬至難厝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旨旣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

人通才蠲其不逮公云宗致爲是何邪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爲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麤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內聖永殊旣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

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爲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爲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已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尠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勞何

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請試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荅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轍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取也但旣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分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敬戢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荅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



重伸以盡微意夫大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  
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妄  
之理泰臣遇冥陶故事盡於知之因此而推形敬不  
與心爲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旣生茲禮乃興豈非  
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爲辨如  
其未允請俟高尚

與王中令書

桓玄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以爲釋疑處殊是未至  
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辨  
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析

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邪事雖已行無預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重難王中令

桓玄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爲難殆以流遷今復重伸前意而委曲之想足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辨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爲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爲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

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爲美惡存乎  
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實已求焉旣懷玉在  
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伸遂此生而通其爲  
道者也是爲在三之重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  
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  
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  
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  
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貴其事得之濠上耳

重答桓太尉

王謚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寶神之明闇各有本

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伸遂此生  
通其爲道者也示爲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  
弘崇主之大禮折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  
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旣萃不  
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旣重研  
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蒙於是乎在承已命庾恒施  
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  
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與遠法師書

桓玄

沙門不敬王者旣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

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示君君可  
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於事一二令詳遣想  
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  
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令郭江州  
取君答可旨付之

荅桓太尉書

釋慧遠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  
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微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  
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  
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爲弘

資存日用之理爲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  
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  
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  
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  
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  
訓彰於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  
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  
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  
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  
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賢厚生之益此

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  
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  
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沈流  
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  
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  
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  
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沾  
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  
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旣宣皆

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僞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



豈況如來之法服邪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  
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  
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  
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剃髮毀形之人忽斲諸夏之禮  
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  
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叅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  
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  
所惜豈存一己苟恪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  
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  
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

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殫其所懷執筆  
悲懣不覺涕泗橫流

重荅遠法師書

桓玄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覺爲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  
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  
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  
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  
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絕之夫累著在於  
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  
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諭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

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贊皇極而不  
虛沾其德矣夫佛敬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  
無差者也如此則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  
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  
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  
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  
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畱常之滯而謬情理之  
用耳

許沙門不致禮詔

桓玄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

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畧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荅桓玄詔

晉卞嗣之表恪之

十二月三日侍中臣卞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袁恪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詔

桓玄

何緣爾便宜奉詔

荅桓玄詔

馬範卞嗣之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史臣馬範侍中  
臣嗣之言啓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復謙光之道  
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君尊親  
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  
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良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  
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爲來式請  
如前所啓謹啓

詔

桓玄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荅桓玄詔

卞嗣之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明詔如右陛下至德圓虛使吹萬自已九流各徇其美顯昧竝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羣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暘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導達爲功自斯已還蓋是斂麤之用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戒若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踈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

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抗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旣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關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詔

桓玄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荅桓玄詔

卞嗣之

始元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讚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

所守明詔超邈遠畧常均臣闇短不達追用愧悚輒  
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與僚屬沙汰僧衆教

桓玄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將  
可見佛所貴無爲慙懃在於絕欲而比者陵遲遂失  
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以之傾匱  
名器爲之穢黷避役鍾於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  
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羣境積不羈之衆  
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實汚風  
軌矣便可嚴下在此諸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



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爲阿練若者或山居  
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  
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道所  
在領其戶籍嚴爲之制速申下之并列上也唯廬山  
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釋慧遠

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  
非意混然淪滑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  
檀越澄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  
濁殊流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旣行

必二理斯得然令飾僞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  
道懷真者無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興三寶復  
隆於茲矣貧道所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  
之隆替寔由乎人值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  
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輒以憑寄爲  
先毋尋告慰眷懷不怠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盛  
隆之化耳今故諮白數條如別疏

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  
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爲本檀越近制  
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人內不毀禁而

迹非阿練若者或多誦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  
理者或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真正不犯  
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  
應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  
察而真偽難辨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  
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  
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  
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  
令送至大府以經高鑒者則於理爲弘想檀越神慮  
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

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味者無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復畧叙所聞

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

籍書

晉釋支遁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返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

功德撫心增愾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  
者騁業城傍者閑道緣皇澤曠灑朽榦蒙榮然沙門  
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  
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遊道洽則欣  
然俱萃所以自遠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  
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頻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  
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懼抱憂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  
士廢行喪精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  
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  
有志俱全則身亾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具

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

啓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齊釋道盛

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履楚莊周詣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卽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履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問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爲竊服矣釋迦興世說四諦六度制戒威儀舍利佛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爲無宗但自爾已來人根轉鈍去道懸遠習惑纏心若能隔意則合律科不爾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恕

此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鄭子產稱曰大賢尚  
不能收失爲申徒嘉所譏况今未法比丘寧能收失  
若不收失每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國有典刑  
願敕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亂聖聽盛雖老病遠慕  
謫未敢以陳聞伏紙流汗謹啓

弘明集卷第十二



音釋

弘第十二

閻

郎宕切閻風仙苑也

脂

隋骨切肥脂也牛

推

訖岳切粗略而舉之曰揚

推

頰

匪父切低頭也

宵

烏皎切冥也

蒐

踈鳩切春獵曰蒐

鞞

許願切鞞烏

迴

切聽

熒也

躔

于鬼切是也

企

去智切舉踵也

絺

絺丑知切細葛也絺去戟切麤

葛也

咳

計切咳苦蓋切警效也噎都

犖

呂角切卓犖超絕也羈

切絆

啜

授音切逸

職

謚彌異

恨

力黨切不

厝

倉故切厝置也

鍵

巨展切鑲須也

餼

虛氣切牲生曰餼

駑

乃都切駑駘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separator or a page with extremely faint text.

弘明集卷第十三

梁釋僧祐撰

奉法要

晉郗超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現在當  
來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十方僧每禮拜  
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一切衆生願令悉得度  
脫外國音稱南無漢曰歸命佛者漢音曰覺僧者漢  
音曰衆五戒一者不殺不得教人殺常當堅持盡形  
壽二者不盜不得教人盜常當堅持盡形壽二者不  
淫不得教人淫常當堅持盡形壽四者不欺不得教

人欺常當堅持盡形壽五者不飲酒不得以酒爲惠  
施常當堅持盡形壽若以酒爲藥當推其輕重要於  
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經教以爲深戒不殺則長  
壽不盜則常泰不姪則清淨不欺則人常敬信不醉  
則神理明治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歲三齋者  
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  
至十五日月六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  
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齋日皆當魚肉不御迎中而  
食旣中之後甘香美味一不得嘗洗心念道歸命三  
尊悔過自責行四等心遠離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

過罵詈乘駕牛馬帶持兵仗婦人則兼去香花脂粉  
之飾端心正意務存柔順齋者普爲先亾見在知識  
親屬并及一切衆生皆當因此至誠玄想感發心旣  
感發則終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務加勉勵良以兼  
極之功非徒在已故也齋日唯得專惟玄觀講誦法  
言若不能行空當習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  
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謂念天十善四等爲應天行又  
要當稱力所及勉濟衆生十善者身不犯殺盜婬意  
不嫉恚癡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何謂不殺常當  
矜愍一切蠕動之類雖在困急終不害彼利己凡衆

生危難皆當盡心營救隨其水陸各令得所疑有爲  
已殺者皆不當受何謂爲盜凡取非已有不問小大  
及莅官不清皆謂之盜何謂爲姪一切諸著普謂之  
姪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又私竊不公亦兼  
盜罪所謂嫉者謂妬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德皆當  
代之懽喜不得有爭競憎嫉之心所謂恚者心懷忿  
恨藏結於內所謂癡者不信大法疑昧經道何謂妄  
言以無爲有虛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  
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說彼何謂惡口謂罵詈  
也或云口說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爲孽亦爲惡口凡

此十事皆不得暫起心念是爲十善亦謂十戒五戒  
檢形十善防心事有疎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  
境總謂三界三界之內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  
曰畜生四曰餓鬼五曰地獄全五戒則人相備具十  
善則生天堂全一戒者則亦得爲人人有高卑或壽  
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  
犯則入地獄抵揆強梁不受忠諫及毒心內盛徇私  
欺給則或墮畜生或生蛇虺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  
墮餓鬼其罪差輕少而多陰私情不公亮皆墮鬼神  
雖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謂三塗亦謂三惡道色痛痒

思想生歿識謂之五陰凡一切外物有形可見者爲色失之則憂惱爲痛得之則歡喜爲痒未至逆念爲思過去追憶爲想心念始起爲生想過意識滅爲歿曾關於心戢而不怠爲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其所由而滯於根潛結始自毫釐終成淵岳是以學者務慎所習五蓋一曰貪婬二曰瞋恚三曰愚癡四曰邪見五曰調戲別而言之求欲爲貪耽著爲婬外發爲瞋內結爲恚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爲愚癡生死因緣癡爲本一切諸著皆始於癡地獄苦酷多由於恚經云卒鬪殺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則累



劫彌結無解脫之期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謂目  
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  
即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死之原本罪苦  
之所由消禦之方皆具載衆經經云心作天心作人  
心作地獄心作畜生乃至得道者也亦心也凡慮發  
乎心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對冥構夫情念  
圓速倏忽無間機動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  
由之吉凶悔吝定於俄頃是以行道之人每慎獨於  
心防微慮始以至理爲城池常領本以御末不以事  
形未著而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莫見

乎隱所慎在形哉異出十二門經云人有善恒當掩之有惡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無適無莫過而無悔當不自得宜其任行藏於所遇豈有心於隱顯然則教之所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於罪福外泄則愈輕內結則彌重旣跡著於人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伐善施勞有生之大情匿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苟情係沮勸而譽集於外藏吝之心必盈乎內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況乎仁德未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必然矣夫苟非備德安有不周坦而公之則與事而斲若乃負理之心銘

之懷抱而外修情懇以免人尤收集俗譽大誣天理  
自然之覺得不愈重乎是以莊生亦云爲不善於幽  
昧之中鬼神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於理而愧  
乎物愆著則毀至毀至而恥生情存近復則弊不至  
積恃其不彰則終莫悛革加以天豐內充而懼其外  
顯則幽慮萬端巧防彌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天殃  
物累終必頓集蓋由不防萌謀始而匿非揚善故也  
正齋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  
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相資積  
是以一善生巨億萬善一惡生巨億萬惡古人云兵

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  
以爲教誠足以有弘然齊楚享遺嗣於累葉顏冉靡  
顯報於後昆旣已著之於事驗不俟推理而後明也  
且鯀殛禹興鯀鮒異形四臯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  
世猶無姪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  
受善惡無章其誣理也固亦深矣且秦制收帑之刑  
猶以犯者爲主主嬰其罰然後責及其餘若疊不當  
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法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  
申韓之所必去矣是以泥洹經云父作不善子不代  
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至矣哉

斯言允心應理然原夫世教之興豈不以情受所存  
不止乎已所及彌廣則誠懼愈深是以韜理實於韞  
積毋申近以斂麤進無虧於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  
懷之流宜畧其事而喻深領幽旨若乃守文而不通  
其變徇教而不達教情以之處心循理不亦外乎夫  
罪福之於逆順固必應而無差者也苟昧斯道則邪  
正無位寄心無準矣至於考之當年信漫而少徵理  
無愆違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推之來世邪  
是以有心於理者審影響之難誣廢事證而冥寄達  
天網之宏疎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無間混萬劫

於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必至豈以顯昧改  
心淹遠革慮哉此最始信之根主而業心所深期也  
十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當自念身中無  
所有但有肝腸脾肺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  
身中惡露皆如是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珍寶生不  
持來死不俱去而流遷變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  
無常主宜及當年施恩行惠贍之以財救疾以藥終  
日欣欣務存營濟若瞋恚意起當深生平等兼護十  
戒差摩竭云菩薩所行忍辱爲大若罵詈者嘿而不  
報若撻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向之若謗毀

者不念其惡法句又云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闌地  
及門闌蓋取其藏垢納洿終日受踐也成具經曰彼  
以四過加已則覺知口之失也報以善言和語至誠  
不飾四過者上之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  
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患處之  
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  
福報顯於將來賢者德經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即  
近而言則忠恕之道推而極之四等之義四等者何  
慈悲喜護也何謂爲慈愍傷衆生等一物我推已恕  
彼願令普安愛及昆蟲情無同異何謂爲悲博愛兼

拯雨淚惻心要令實功潛著不直有心而已何謂爲  
喜歡悅柔軟施而無悔何謂爲愛護隨其方便觸類  
善救津梁會通務存弘濟能行四等三界極尊但未  
能冥心無兆則有數必終是以本起經云諸天雖樂  
福盡亦喪貴極而無道與地獄對門成具又云福者  
有苦有盡有煩勞有往還泥洹經曰五道無安唯無  
爲快經稱行道者先當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  
樂聞善不喜聞惡不懼信心天固沮勸無以動其志  
理根於中外物不能干其慮且當年所遇必由宿緣  
宿緣玄運信同四時其來不可禦其去不能止固當



順而安之悅而畢之精勤增道習期諸妄心形報既  
廢乃獲大安耳夫理本於心而報彰於事猶形正則  
影直聲和而響順此自然玄應孰有爲之者哉然則  
契心神道固宜期之通理務存遠大虛中正已而無  
希外助不可接以卑瀆要以情求此乃厝懷之關鍵  
學者所宜思也或謂心念必報理同影響但當求已  
而已固無事於幽冥原經教之設蓋所以悟夫求已  
然求已之方非教莫悟悟因乎教則功由神道欣感  
發中必形於事亦由詠歌不足係以手舞然則奉而  
尊之蓋理所不必須而情所不能廢宜縱已深體教

旨忘懷欣想將以已引物自周乎衆所以固新涉之  
志而令寄懷有擬經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  
苦恩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  
對兼覺魔僞開以達觀弘以等心且區區一生有同  
過隙所遇雖殊終歸枯朽得失少多固不足計該以  
數塗則此心自息又苟未入道則休戚迭用聚散去  
來賢愚同致是以經云安則有危得則有喪合會有  
離生則有死蓋自然之常勢必至之定期推而安之  
則無往不夷維摩詰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然則兆  
動於始事應乎未念起而有慮息則無意之所安則

觸遇而夷情之所閱則無往不滯因此而言通滯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懼生於心則覺乘於外外覺既乘內懼愈結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是以經稱丈夫畏時非人得其便誠能住心以理天關內固則人鬼罔間緣對自息萬有無以纓衆邪不能襲四非常一曰無常二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長殊形陵谷易處謂之無常盛衰相襲欣極必悲謂之爲苦一切萬有終歸於無謂之爲空神無常宅遷化靡停謂之非身經稱處惑樂之地覺必苦之對蓋推代謝於往復審樂往則哀來故居安慮危夕惕榮觀若夫

深於苦者謂之見諦達有心則有滯有滯則苦存雖  
賢極人天地兼崇高所乘愈重矜著彌深情之所樂  
於理愈苦故經云三界皆苦無可樂者又云五道衆  
生共在一大獄中苟心係乎有則罪福同貫故總謂  
三界爲一大獄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  
不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  
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  
後世是爲無常佛言眞佛弟子夫無常顯證日陳於  
前而萬代同歸終莫之悟無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計  
懼不在交則每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覆篲以之

治心則懂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  
自強於鞭後業與時競惟日不足則亂念無因而生  
緣對靡由而起六度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  
精進五曰一心六曰智慧積而能散潤濟衆生施也  
謹守十善閑邪以誠戒也犯而不校常善下人忍辱  
也勤行所習夙夜匪懈精進也專心守意以約斂衆  
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謂之俗度領以兼忘謂  
之道慧本起經云九十六種道術各信所事皆樂生  
安孰知其惑夫欣得惡失樂存哀亾蓋弱喪之常滯  
有生所感同然冥力潛謝非矜戀所留對至而應豈

智用所制是以學者必歸心化本領觀玄宗玩之珍  
之則衆念自廢廢則有忘有忘則緣絕緣報既絕然  
後入於無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歿是以普耀經云無  
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泥洹經云心  
識靜休則不歿不生心爲種本行爲其地報爲結實  
猶如種殖各以其類時至而生弗可遏也種十善戒  
善則受生之報具於上章加種禪等四空則賢極天  
道四空及禪數經具載其義從第一天至二十八天  
隨其事行福轉倍增種非常禪諦背有著無則得羅  
漢泥洹不忌有爲不係空觀遇理而冥無執無寄爲

無所種既無所種故不受報廓然玄廢則佛之泥洹  
泥洹者漢曰無爲亦曰滅度維摩詰曰彼六師者說  
倚爲道從是師者爲住諸見爲墮邊際爲歸八難不  
得離生死道也雖玄心屢習而介然微動猶均被六  
師同滯一有況貪生倚想執我捍化雖復福踰山河  
貴極三界倚伏旋還終墜罪苦豈獲寧神大造泊然  
玄夷哉夫生必有情天勢率至不宅於善必在於惡  
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寄寄之所因必因乎有有之  
所資必資乎煩是以經云欲於空中造立宮室終不  
能成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然則五度四等未始可廢

但當卽其事用而去其伎心歸佛則解佛無歸於戒則無功於戒則禪諦與五陰俱冥末用與本觀同盡雖復衆行兼陳固是空中行空耳或以爲空則無行行則非空旣已有行無乃失空乎夫空者忘懷之稱非府宅之謂也無誠無矣存無則滯封有誠有矣兩忘則玄解然則有無由乎方寸而無係於外物器象雖陳於事用感絕則理冥豈滅有而後無階損以至盡哉由此言之有固非滯滯有則背宗反流歸根任本則自暢是以開士深行統以一貫達萬像之常冥乘所寓而玄領知來理之先空恒得之於同致悟四



色之無朕順本際而偕廢審衆觀之自然故雖行而靡跡方等深經每泯一三世而未嘗謂見在爲有則空中行空旨斯見矣

庭詰二章

顏延之

達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曰言道二曰論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論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而別之由塗參陳要而會之終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經窮明之說義兼三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梵方故見猜世學事起殊倫故獲非恒情天之賦道非羌胡華人之稟靈豈限外內一以此思可無臆裁爲道

者蓋流出於仙法故以練形爲上崇佛者本在於神  
教故以治心爲先練形之家必就深曠反飛靈樛丹  
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老延華駐彩欲使體合纁霞  
軌遍天海此其所長及僞者爲之則忌災崇課粗願  
混士女亂妖正此其巨蠹也治心之術必辭親偶閉  
身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反壹無生尅成聖業智邈  
大明志狹恒劫此其所覺及詭者爲之則藉髮落狎  
菁華傷榮聲謀利論此其甚誣物有不然事無不弊  
衡石日陳猶患差忒况神道不形固衆端之所假未  
能體神而不疑神無者以爲靈性密微可以積理知

洪變欬悅可以大順待照若鏡天肅若窺淵能以理  
順爲人者可與言有神矣若乃罔其真而責其弊是  
未加心照耳

日燭

王該

尋夫至道之典暘生歿之源標善惡之報啓陵化之  
津訓戒明白縷羅備矣然信言不美文繁辭宕累冥  
絕昧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未之留意聊  
抒咸池之遠音適爲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  
俗助天揚光號曰日燭陶先覺之宏誥啓玄管於靈  
門周太虛以遊眺究漭蕩而無垠履地勢於方局冠

八引日身卷之十三  
三

圓天於覆盆緬三界之寥廓邁二氣之氤氳尋大造  
之冥本測化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萬物  
而常存彼良民之達分故哀生而怡寃夫含氣之倫  
其神無方蠢爾之類其質無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  
隨行繾綣迭枯迭芳往來出沒冥冥茫茫洪海環流  
大變輪迴乘彼遠漂濟來曷階宛轉三塗之中沈滯  
八難之圍愍企竅之無期悼客作之有歸瞻崇德之  
可速鑿聚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覩匪先見之動微  
五福起於履是六極構於蹈非理感自然冥對玄凝  
福兮誰造禍兮孰興水運鍾卑人道惡矜豐困豐積

祉緣謙升童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魁陵覽形聲之  
兩偶考休咎之雙徵理投思而合契迹望目而相應  
若圓輪之抱規猶直桷之附繩蒼犬出於帝父黃能  
資於聖子聿徵化而弗救奚天屬之云恃諒求福之  
在躬信爲仁之在已咨吹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  
彼非人之什岌豈無氣之所始悲婉變之天徂還託  
生於家豕昔鞠育而懷抱今屠剝以爲禮神居妙而  
恒我形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忘可長歎而流涕  
夫闡愚其皆然匪伊人之獨爾察寡孕於嘉類悟繁  
產於蟲豸喻零霖其猶希若幡囊之倒米爲鬻鬻以

日日誰識伏而達倚匪余情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  
若夫倒置之族矇矇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  
雖昧鬼法尤明徘徊中陰徂彼鐵城宵絕望舒晝無  
曜靈身造笮萼之檻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鉞以積  
刃劒林翹鋒而肅精陶銅汪洋以海涌巨鑊波沸而  
雷鳴閻王領閱卒傍執釵三劫一奮百千累羅鴟鴞  
利嘴煌煌火車銳釘欖槍狡狗擬牙姪徒焦於幻柱  
饑囚枯於塵沙資輕妙之靈質益痛戮之易加永煩  
寃以彌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網弗可裂縷千條  
殊劇萬端異苦靡喘息而不經俄聿來而忘宇予畧

一朝以言之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無玷十淑道  
全夕惕苦逝慶升九天寶殿晃昱高構虛懸瓊房兼  
百瑤戶摩千金門煥水精之朗玉巷耀琉璃之鮮珠  
樹列於路側鸞鳳鳴於條間芳華神秀而粲藻香風  
靈飄而飛煙想衣斐疊以被軀念食芬芳以盈前彼  
曦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爲以干性常從容  
於自然映光藻之爍爍眇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  
樂窮有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躋伴超倫之高遷然  
夫饗茲舊德日用王食厥土不毛罔施稼穡積畜雖  
多焉有不竭齡祚雖修終焉歸滅三災起而宮宇散

七證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別是  
以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權灑  
落或麤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天日之垂曜上士虛  
懷忘其言中才負志執其教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  
陸以車應水以舟敷設云云廣衍悠悠駟未塞乎三  
百要指在乎一幽握累玄之綱領遣毛目於網裘宏  
籠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各  
足方寸愚黠並誘龍鬼俱化萬塗叢歸一由般若譬  
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於道場畢無爲而息駕本  
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才照各異致用參殊應真忘



有而求空遂耽空而恬愉緣覺亮累於知微爰遷玄  
而弗居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遺而未虛開士解拘於  
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豁於鑒先體之冥乎意初  
理重深而絕韻疇剋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民有遇  
堂堂陰映躬受聖喻喁喁羣黎耳目仰注或發蒙於  
一咳或革面於一哺並因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度  
善逝迄今道運轉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梅檀與蓼  
蘇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于氏超世綜體玄指嘉遯  
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  
漱水闕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於無生俱脫骸而

不歿今則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冲粹神風清蕭  
一言發則蘊滯披三幡著則重冥昭見之足以洗鄙  
吝聞之可以落矜驕孫濯流以逸契詠遂初於東臯  
何深味以栖素輕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扇蕩深達  
之所逍遙才不難則賢不貴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  
見陋於近耳孰能忘味於聞韶哉奚適非道何之無  
神理有精麤物有產真大居細君小爲碩臣羽隸隸  
乎金翅甲屬屬乎須倫兩儀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  
辰是以九十六種枝條繁張輕道重根躁廢靜王具  
曰予聖各鎮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於存亡命

天衣之彩粲嘯靈厨之芬芳曜叔振旅之兇化恭化  
礫石之琳琅竭變幻之崛奇惜有待之無長斯乃數  
內之甘醇弗如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練  
形之匹熊經鳥伸呼吸太一夕餐榆陰與素月朝挹  
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於服丹洎子翻飛於餌术安  
期久視於松豪豐人輕舉於柏實彼和液之所染足  
支年而任質中不夷而外猗徙登雲而殞卒俱括囊  
以堅卵固同門而共出理未升於顏堂永封望乎孔  
室貴乎能飛則蛾蝶高翬奇乎難老則龜蛇脩考伊  
逆旅之遊氛唯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狎

俗者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諮者叩窮應者負內默之斯通語焉則匱當於素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無謂杌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鑽浮響莫悟冥音希之彌錯搜之愈沈郢人其逝爲誰匠榘設筌蹄乎淵薈俟魚兔乎川林儻得意於談表共目擊而廢心無運睽倏往矣斯復忍立賢達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一六慈氏方隆仰期仁育孰云數遼瞥若瞬目靈轡雖迅緣樞靡窮彼無本標我有始終假步炯電之未託息石髓之中知畏塗而驚寇迷塵欲之致戎替遠勝而婪近謂奢儉而交豐不防枯於未飄既

零落於勁風思反蒂而更秀結萬悔其胡充是以大  
誓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待志與心歡峻智塹崇慧  
壁拔津劒揮戒戟想將萌而夷斬情向兆而剪刺掃  
六賊於曾中休五道之長役拱已內治總持法忍三  
世都寂一心豁盡寄耳無明寓目莫准塵隨空落穢  
與虛隕廓焉靈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悲誰愍託  
蘧廬以和光常遊君乎冥泯任天行與物化如蹈水  
之無軫若乃妙變神竒理不思議大千舞於指掌芥  
子舍於須彌四海宅於毛孔七寶永於劫移可信而  
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宣惡毫素之能

披善乎優陀之言也使夫智者滿於天下人有百頭  
頭有百舌舌解百義辯才鋒逸合茲人以讚道猶萬  
分而未一唯覺覺之相歎乃敷暘而彰悉矧愚昧之  
固陋託狂簡而仰述抗螢燭之炯炯欲增暉以毘日  
者歟嗟乎方外靈藏奢遐誕宕衆妙淵玄羣奧無量  
小成弗藉大言橫喪川德之厚于何不有驚聽洪壑  
駭耳崇阜夏典載其掌握荒經列其戶牖周旣達而  
未盡信齊諧之小醜見鵬鯤而標大不覩鳥王與魚  
母吁乎噫嘻奇筴之事積籍眇漫焉可稱記伊皇覽  
之普綜足探幽而體異何近願於割玉又碩誣乎火

熾況下斯而束教趣堯孔之權餌常專專而守檢懼  
越蹈於所伺並廢理以證言莫觸類以取意徒宏博  
而繁構更益猜而致忌悟飾智之愕物故收翰而輟  
思寄一隅於梗指俟體信於明識者乎

弘明集卷第十三



音釋 弘第十三

**抵揆** 抵丁禮切 揆也 揆徒骨切 揆揆也 揆也

**極紀力** **舒鮒** 鮒徐呂切 鮒扶句切 鮒其農都切 鮒通作孳 謂收

徒谷切 **擗** 擊也 瓜切 **洿** 汪胡切 濁也 **闕** 五槩切 阻也 **襲** 似入切 掩襲也

**篲** 末位切 篲土籠也 **漭** 莫朗切 漭蕩廣大貌 **繾綣** 繾去戰切 綣去願切 綣去之意 **婉**

**變** 婉於阮切 變美好也 **劬** 苦胡切 劬苦胡切 **豸** 池爾切 無 **囂** 許

切 囂囂無欲 **劫** 郎得切 **鴉** 余出切 鴉鳥名 **攬槍** 攬測咸切 槍千羊切 **駟**

大貢 **喁** 魚容切 喁衆口切 **熠燿** 熠為立切 燿弋笑切 **兕** 徐里切 似牛一

角獸 **堀** 猶詭異也 **椹** 知林切 **炯** 古迥切 光也 **婪** 魯甘切 貪

也 **遠廬** 遠強魚切 廬力俱切 廬寄舍也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of text, likely a list or index.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low contrast and blurring. The table structure is defined by vertical lines.

弘明集卷第十四

梁釋僧祐撰

檄太山文

釋竺道爽

沙門竺道爽敢告太山東嶽神府及都錄使者蓋玄  
元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璇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  
土則鎮之以五嶽陰陽布化於八方萬物誕生於其  
中是以太山據青龍之域衡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  
零班之境恒岱列幽武之賓嵩峙皇川之中鎮四瀆  
之所墳此皆稟氣運實無邪之穢神道自然崇正不  
僞因天之覆順地之載敦朴方直澹然玄淨進道四

運之端退履五教之精內韜通微之資外朗道德之  
明上達虛無下育蒼生舍德潛通無遐不徹遊步九  
崖翱翔玄闕故能形無正始呼吸陰陽握攬乾坤推  
步八荒夫東嶽者龍春之初清陽之氣育動萌芽王  
父之位南箕北斗中皇九天東王西母無極先君乘  
氣鳳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在人間蕩消衆穢其  
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魍魎之精假東岳之道託山  
居之靈因游翬之狂詐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僞  
立神形元無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之毒氣內則  
百鬼之流行晝則穀飯成其勢夜則衆邪處其庭此

皆狼蛇之羣鬼梟蟒之虛聲自三皇創基傳載于今  
歷代所崇未覩斯響也故零征記曰夫神正者則潛  
曜幽昧上騰高象下戲玄闕逍遙雲影龍翔八極風  
興雨施化若雷電行厨不設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澤  
潤蒼生恩過二養惠若朝陽應天而食不害衆命此  
乃靈翔之妙節清虛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干於萬  
物因時託響傳惑於俗沮成散朴激動人心傾財極  
殺斷截衆命枉害中年殂其骨肉精神離迸痛傷元  
氣東岳之神豈此之謂也故枕中戒曰含氣蠢蠕百  
蟲勿瘦無食鳥卵中有神靈天無受命地庭有形粗

稟二儀焉可害生此皆逆理違道本經羣民含慈順  
天不殺況害猪羊而飲其血以此推之非其神也又  
五岳真神則精之候上法璇璣下承乾坤稟道清虛  
無音無響敬之不以歡慢之不以感千譽萬毀神無  
增損而汝矯稱假託生人因虛動氣殺害在口順之  
則賜恩違之則有禍咎進退諂僞永無賢軌毀辱真  
神非其道也故黃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岳神  
者必是蟒蛇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鼃鼉魚鱉自稱天  
地父母神者必是猫狸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  
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猿猴狢獮自稱宅舍神

者必是犬羊猪犢門戶井竈破器之屬鬼魅假形皆  
稱爲神驚恐萬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傳之明  
驗也自汝妖祥漸踰六載招來四遠靡不響應迭疾  
而往者如小水歸海獲歿而還者哀呼盈路重者先  
亡便云算盡輕者易降自稱其福若使重患難濟則  
汝無恩中容之疾非汝所救三者無效焉可奉事乃  
令羣民投身歸命旣無良醫善藥非散髮之能降經  
旬歷月曾無影報以此推之有何證驗又國太元桓  
王及封陽六國之懿節三台之輔光贊皇家黎元慈  
悅天福謬加體嬰微疾謂汝之祇能感靈德故宣德

信命詣汝神殿獻薦三牲加贈珍異若汝聖道通乾  
神致妙者何不上啓九皇下諮后土參集百靈顯彰  
妙術使國良輔消疾獲安既無響應乃奄薨逝驗此  
虛妄焉足奉哉又昔太山石立社移神靈降象遐聲  
萬代此則乾坤之所感顯爲時瑞汝託稱其聖旣不  
能興雲致雨以表神德矧妖邪以損真道正使汝能  
因槃動箸舉杯盡酒猶爲鬼幻非爲真正況無其徵  
有何神也又太山者則閻羅王之統其土幽昧與世  
異靈都錄使者降同神行定本命於皇記察都籍於  
天曹羣惡無細不拾纖善小而無遺總集羗靈非生



人應府矣而何弊鬼詐稱斯旨橫恣人間欺給萬端  
蓬林之樹烏鵲之野翕動遠近列于祠典聚會男女  
樹俗之心穢氣外疊梟聲遠布毒鍾王境爲害滋甚  
夫雲霧蔽天羣邪翳正自汝妖異多所傷害吾雖未  
流備階三服每覽經傳而覩斯孽推古驗今邪不處  
正吾將蕩穢光揚聖道告到嚴鉤魅黨還遊冢墓餐  
果飲泉足生之路旣今羣民無傾財之困鳥獸無羅  
網之卒若復顧戀望餐不去者吾將宣集毗沙神王  
愆羅子等授以金剛屯眞師勇武秋霜陵動三千威  
猛難當曜戈明劔擬則推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汝

是小鬼敢觸三光鶴毛入炭魚行鑊湯傾江滅火朝  
露見陽吾念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慮即傷心速  
在吾前復汝本形長歸萬里滄浪海邊勿復稽留明  
順奉行

檄魔文

釋智靜

釋智靜頓首頓首明將軍輪下相與玄塗殊津人天  
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會申展曩積而標  
榜未冥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順靈網方申  
絃綱彌緼大通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書喻意  
耳夫時塞有通否終則泰千聖相尋羣師迭襲昔我

皇祖本原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節權形以附萬  
邦奮慧柯以覆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六方當抗橫  
縱於八區絙紘綱於宇宙夷靜七荒寧一九土而冥  
宗不弔真容擬位重明寢暉靈舟覆浪故令蟻聚邪  
番興茲鳧見暴起暄染真塗塵惑清衆虐鍾蒼生毒  
流萬劫懷道有情異心同忿我法王承運應期理亂  
上承高胄下託羣心秉天旗以籠三千握聖圖以隆  
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神迦維爲時城塹綬撫  
黎元善安卿士獎導羣情慰喻有疾嚴慧柯於胷中  
被神甲於身外愍十八之無辜哀三空之路絕志匡

大荒靖安平難百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不忌重迷  
自覆深攝愚懷故守僞見狼據欲天鷄鳴神闕畔換  
壇場抗距靈節謂大位可登弘規可改覽茲二三遠  
爲歎息昔大通統世羣方影附有僞癡天魔不遵改  
節干迂聖聽陳擾神慮領卒歸區權形萬變精甲照  
曦霜戈拂域靈鼓競興響衝方外矯步陸梁自謂強  
盛王師一奮羣邪殄喪衆迷革心望風影伏況君單  
將驍然一介士無方尋衆不成旅而欲違背陵虐華  
邑篡奪靈權騰邈最勝以爲氣真可不謬乎今釋迦  
統世道隆先劫妙化蕩蕩神羅遠御智士雍雍雲算

蓋世武夫龍跳控弦萬隊協畧應真奇謀超拔故命  
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鑒閭浮都督歸義侯薩陀波喻  
獨稟天奇蒙塵玄鏡神高須彌猛氣籠世善武經文  
忠著皇闕領衆十萬億揚鑣首路使持節威遠大將  
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武勝標羣文超宏謀妙思  
絕塵心栖霞表憂時忘身志必匡世領衆百萬億鸞  
飛天衢使持節征魔大將軍六天都督梵率王解脫  
月妙思虛玄高步塵表畧並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  
塗忿若縱害校却慷慨龍迴思奮領衆四百萬億雲  
迴天門使持節通微大將軍七天都督四禪王金剛

藏朗質映暉金顏遐燭恩過九陽力傾山海右眇則  
濛汜飛波左顧則扶桑落曜德無不照威無不伏領  
衆七百萬億虎眇須彌使持節鎮域大將軍九天都  
督八住王士大維摩詰奇算不思法柯遠震體合神  
姿權踰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從叱吒則十方風靡哀  
彼下民無辜三楚領衆九百萬億飲馬虛津使持節  
鑒後大將軍十三天都督小千諸軍事九住王士大  
文殊承胄遐元形暉三曜胤自紫官神高體大應適  
千塗玄算萬計羣動感於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  
慈悲情兼四攝領衆若塵翱翔斯在使持節匡教大

將軍錄魔諸軍事羣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智畧淵  
深慧柯遠振明達四通朗鑒三固或託迹羣邪曜奇  
鋒起或權形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巖噓氣  
則浮雲頽嶸能爲萬方不請之友領衆不思杖戈虎  
嘯使持節布化大將軍三界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  
質蹤網天姿標築體喻金剛心籠塵表猛氣衝雲慧  
柯遠奮無生轉於胷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所規無  
往不就威恩雙行真俗並設領衆八萬四千嚴驚待  
命勇出之徒充逸大千金剛之士彌塞八極咸思助  
征席卷六合乘諸度之寶軒守八正之脩路跨六通

之靈馬控虛宗之神轡彎四禪之勁弓放權見之利  
箭鳴驥桓桓輕步矯矯奉命聖庭曾無有闕貴邦導  
師勝子五百幽鑒天命來投王化聖上開襟感炁歸  
順皆受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蓋萬域而君何  
心橫生異計偃蹇邊荒規固常位毒害勃於蒼生天  
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爲物所  
惑狂迷君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常失久謂君  
覺智返愚歸罪象季來身抽簪同遊羣儁以道自權  
一作榮名終始如何攝愚守謬偷安邪位託癡山以  
自高恃見林以遊息耽六欲之穢塵翫邪迷以怡性



建憍慢之高幢引無明之匈陣闊步荒塗輕弄神器  
盜篡天宮抗衡日月恐不果哉舉手而映三光把土  
以填巨海雖擬心虛標事之難就將軍殖福玄津原  
承彌遠華貌曄然羣情屬目望胄之基易登由來之  
功可借君可改往修來翻然歸順謝過朱門以道齊  
好家國並存君臣同顯身名獲安曉迷達觀眷屬晏  
然可不美哉今王師尅舉十萬翹轡手提法羅齊舞  
羣聖道柯曜於前驅靈鼓震於後隊神鍾一叩十方  
傾覆海浪飛流陸原涌沸于斯之時須彌籠於一塵  
天地廻於一粟無動安於左衽妙樂曜於右手神力

若斯豈可當也我法王體道仁慈不忍便襲權停諸  
軍暫壹靈轡臨路遣書庶廻迷駕君可早定良圖而  
縛歸闕委命皇庭逍遙玄境隆名內暉遊形外寄上  
方即任非君是誰夫慧當識機明貴免禍窮而知反  
君子所美斯乃轉禍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背  
主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卽古今著龜將  
軍之明誠相與雖乖於當年風流同味人天崎嶇何  
足致隔想便懽然通書致命所以竊痛其辭委曲往  
反者不欲令蘭芳夏凋脩柯摧頽深思致言善自量  
竿無使君身傾匡三趣莫令六天鞠生稊稗造穎眈

目助懷惕然臨路遺書諸情多憤言不藉意

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

賢劫大千微塵年五濁鼎沸朔現壽百齡日使持節  
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刺史十地  
王臣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萬波羅蜜諸軍事破結  
將軍領魔蠻校尉大司馬梵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脫  
月等稽首和南上聖朝尚書謹案夫六合同曜靈之  
鑿羣流歸百谷之王萬化均于空玄衆奇宗於一智  
斯蓋理有宗極之地統物無殊趣之會是以如來越  
重昏而孤興蔚勤功於曠劫曜三塗之高明拔洪癡

於始造窮聖德之區奧究無生之虛致覽物化之樞  
機握宏德之絃紐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奕雖復千  
暉並照固已絕矣身殊萬狀而非衆體合至妙而不  
一應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亡而非滅希夷恍惚無  
名無像莫測其深靡知其廣應羣感而不勞周萬動  
而常靜歷恒沙以倏忽撫八荒於俄頃兩儀頽陷而  
不夷力負潛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焦懷洪流而不  
溺乾坤不足以語其德文玄不足以明其道巨包六  
合不可以稱其大妙入無間不可以名其小爾乃亭  
毒蒼生化兼始毋無欲無爲而無不爲翱翔于應變

之塗逍遙于有無之表挺達羣聖之端恬惓涅槃之  
域二乘韜思於重忘之致十住息慮於動靜之機梵  
王咨嗟以歸德帝釋伏膺而厭位其爲聖也亦已極  
矣於是應定光之遐記驗大通之圖錄出五道而龍  
興超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被十方畿甸恒沙都  
邑大千偃九定之閑室登七覺之雲觀濯八解之清  
池遊總持之廣苑爾乃戴慈悲之殿處空同之座袞  
龍衆好天冠頂相左輔彌勒之流右弼文殊之匹前  
歌大方之雅頌後舞四攝之鑿拂衛以八住體虛之  
士侍以四果卓落通仙三臺唯聖六府唯賢爾乃宣

教姬孔宰守虞唐揚威湯武州牧三皇其爲化也坦  
八正之平衢開三乘之通津列無爲之妙宅濟大苦  
於勞塵杜三惡之姦路啓懽樂於天人爵以果伯之  
位祿以甘露之餐功巨者賞以淨土之封勳小者指  
以化城之安此乃超百王之洪業太平之至治也五  
趣宦身之清朝四生土位之宗極而羣迷愚嶮背真  
彌曠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於遠全故魔王波旬植  
愚根於曠始積迷心於妄境汎三染之洪波入邪見  
之稠林至乃竊弄神器假僞冒真夸王天宮分列嶽  
土制命六天縱肆偏威內以三公諸毒卿相九結外

以軍將六師戎卒四兵內行跋扈不忌皇憲自火螢  
光爭暉天照故乃頃者抗行神威揚兵道樹震雷公  
霹靂之聲列擔山吐火之衆又持世致惑於靜室波  
崙悲號於都肆斯皆癡狂縱虧于聖節作亂中夏爲  
日久矣聖皇悼昏俗之聾瞽悲弱喪以增懷將總羣  
邪以齊見會九流而同津於是命將大勢之徒簡卒  
金剛之類茹金嚼鐵之夫衝水蹈火之士勇卒塵沙  
驍雄億萬星流風發龍騰魔境置軍萬全之策逼寇  
必歿之野而魔賊不祇敢執蠻荆之蠢爾抗宗繪之  
逋傲建麾於自僑之地結固雲迷之嶮傍唐重複俠

子月集卷之十四  
一  
疊鱗次且其形勢則癡山嵯峨固其前愛水浩汗漲  
於後邪林蔚蒼蒙其左癡澗淵玄帶其右塵勞之卒  
豺視於交境六師之將虎步於長達望若雲起蔽天  
霧塞六合其爲盛也開闢罕有臣等於是承聖朝之  
遐威出超眚之奇畧蓋以高算之籠彌以玄策之圍  
精騎千重步卒萬市遊師翳野屯塞要害使前將軍  
檀那望慳麾以直進後軍毗耶楚懈卒於其後禪那  
畧游騎於其左尸羅防密姦於其右外軍漚和浪騎  
隊於平原之上走逗兵於詰屈之下陳虎旅而高驤  
設危機於幽伏中軍般若握玄樞之妙鑿把戰勝之



奇術控億兆之雄將擁塵沙之勁卒於是衆軍響應  
萬塗競進感動六合聲震天地雄夫奮威浪奔白刃  
之光奪於曦曜法鼓之音亂於雷震靽馬趁羶以騰  
擲迅象飛控以馳驅禪弓煙舉而雲興慧箭雨灑以  
流虛鞭以假名之策蹴入無有之原研以師子之吼  
刺以苦空之音揮干將而亂斬動戈矛而競偃橫塵  
尸以被野流營血於長川崩癡山之嵯峨竭愛水之  
洪流窮僭於諸見之窟挫高於七慢之巢於是魔賊  
進無抗鱗之用退無希脫之隱慮盡路窮迴遑靡據  
魔王面縛於魔庭羣旅送命於軍門諸天電卷以歸

化迷徒風馳於初暉皇威掃蕩其猶大陽之燠晨霜  
注洪流以滅爝火故使萬世之逋寇土崩於崇朝中  
華之昔難肅清於俄頃斯誠聖皇神會之奇功曠代  
著世之休烈雖昔殷湯建雲功於夏郊周武掃清氛  
於商野斯乃上古之雄奇豈以得齊於聖勳臣輒奉  
宣皇猷綏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充以八解之流防  
以戒善之禮習以六度之風耆年者悟其卽真於新  
唱弱喪者始聞歸歟之音夫應天順罰春秋之道興  
功定亂先王所美元惡以賓祗從聖憲六合同明廓  
清宇內玄風遐扇率土懷慶朝有康哉之歌野有樂

哉之詠功高道大非見所表聖慮幽深非言能宣麤  
條皇威奇算之方又列衆軍龍驤之勢電驛星馳謹  
露布以聞臣等誠惶以下

余以講業之暇聊復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冀好  
迷之流不遠而復經云涅槃無生而無不生至智無  
照而無不照無生無照一切皆成無成而無不成  
其唯如來乎戰勝不以干戈之功畧地不以兵強天  
下皇王非處一之尊霸臣非桓文之貴丘姬之教於  
斯遠矣聃周之言似而非當故知宗極存乎俗見之  
表至尊王於真鑒之裏中人躊躇於有無之間下愚

驚笑於常迷之境令庶覽者捨河伯秋水之自多遠  
遊于海若之淵門不束情於近教而駭神于長廣之  
說也

弘明集後序

余所集弘明爲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  
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  
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  
徵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塗之人不遠而復總釋  
衆疑故曰弘明論云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  
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心限一

國則耳目之外皆疑等觀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  
疑以迷照羣生所以永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  
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  
而信之猶矇矇弗了況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  
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  
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  
大而無徵二疑人从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真佛  
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  
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  
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

徵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虛也昔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載符契懸與經合井識之徒何智得異夫以方寸之心謀已身而致謬圓分之眸隔牆壁而弗見而欲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可爲愍傷者一也若疑人歿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

祖禰也然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旣情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靈上旻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是鬼敬神大禹所祗寧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迴孰知其極俗士執禮而背叛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聾瞽之徒非議所及可爲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則禋祀望秩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空誰見上帝之貌茫茫累塊安識后祗之形民自躬稼社神

何力人造庸燬蜡鬼奚功然猶盛其犧牲之費繁其  
歲時之祀者豈不以幽靈宜尊教民美報耶况佛智  
周空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慈聖王爲  
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則六天咸喜廢道則萬神斯  
怒今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覩金容而謂敬  
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爲震懼者三也若疑古無佛教  
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義農緬邈  
政績猶湮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佛圖澄知臨淄  
伏石有舊像露盤犍陀勒見槃鴉山中有古寺基墟  
衆人試掘並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世之顯驗誰



判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開士之化大法萌兆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可爲歎息者四也若疑教在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昔三皇無爲五帝德化三王禮形七國權勢地當諸夏而世教九變今反以至道之源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棄其聖丘欲

居夷聃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夫以俗聖設教  
猶不繫於華夷况佛統大千豈限化於西域哉案禮  
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  
洛本夏而鞠爲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  
流而地無恒化矣且夫厚載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  
北故知天竺居中今已區分中土稱華以距正法雖  
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爲悲涼者五也若疑漢魏法  
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  
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  
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伐蔑之將墜于地爰至秦皇

復加燔燼豈仲尼之不肖而詩書之淺鄙哉邇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云七十人出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而傅毅稱佛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圖像於關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深文故莫識奧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畧崇造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耆域耀神通之跡竺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措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憲

刻意而遷善暨晉明叡悟秉壹樓神手畫寶像表觀  
樂覽旣而安上弘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右精義  
旣敷實相彌照英才碩智並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  
雲始於觸石慧水流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感  
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漢用與  
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晉明與不明耳故知  
五經恒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以  
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可爲痛悼者六也夫信  
順福基迷謗禍門而况矇矓之徒多不量力以已所  
不知而誣先覺之遍知以其所不見而因至人之明

見鑒達三世反號邪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  
疑塞胃誦讌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誅以賈幽罰言  
無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一  
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  
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之天宮顯驗趙簡秦穆  
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  
殷代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  
現世幽微備詳典籍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  
與因果義微微奧難領故畧而不陳前哲所辨關鍵  
已正聊率鄙懷繼之于末雖文非珪璋而事足鑿鑑

惟愷悌君子自求多福焉

弘明集卷第十四

音釋 弘第十四

梟 梟古堯切 土梟也 瘦 於盈切 狷 狷古牙切 獮 居縛切 狷 居

大猿 給 蕩亥切 大蛇也 夔 魚列切 夔 妖夔也 和 紘 乎育切 紘 居

切張 塹 七豔切 遶 綏 宣佳切 鵠 稱脂切 塹 塹居

場夷益切 塹 塹切 遶 遶切 綏 綏切 鵠 鵠切 塹 塹切

場邊境也 塹 塹切 遶 遶切 綏 綏切 鵠 鵠切 塹 塹切

逆各切 竿 蘇貫切 稊 稊切 黎 黎切 稊 稊切 藪 藪切 藪 藪切

崖 嶧也 竿 與算同 稊 稊切 黎 黎切 稊 稊切 藪 藪切 藪 藪切

切逐 鞞 兵媚切 趨 趨切 藪 藪切 藪 藪切 藪 藪切 藪 藪切

燠 虛汗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

之石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

蒲官切 大帶也 燠 燠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 燠 燠切